

■ 國學精選叢書 ■

歷代名家筆記類選

葉楚傖主編／金公亮編註／胡倫清校訂

歷代名家筆記類選

國學精選叢書

金公亮 編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京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重排初版

國學精選叢書 歷代名家筆記類選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三九〇元

(外埠酌收運費滙費)

主編者	葉楚傖
編註者	金公亮
校訂者	胡倫清
發行人	黃肇珩
發行印刷	正中書局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325)
分類號碼：810.00.019 (1,000) 偉聖 (8.60)
ISBN 957-09-0348-1

正 中 書 局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地址：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Address: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業務部電話：3821153 3822815 · 門市部電話：3716151

郵政劃撥：0009914-5 · FAX NO: (02) 382-2805

海 外 總 經 銷

OVERSEAS AGENCIES

香港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

電話：3-886172-4 · FAX NO: 3-886174

日本總經銷：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電話：291-4344 FAX NO: (03) 291-4345

泰國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泰國曼谷耀華力路 233 號

美國總經銷：華強圖書公司

Address: 135-18 · Northern Blvd, Flushing, N.Y. 11354 U.S.A.

FAX NO: (718) 762-8889

歐洲總經銷：英華圖書公司

Address: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 England

歷代名家筆記類選／金公亮編註．--

重排初版．--臺北市：正中，民79

674面；20.8公分．--（國學精選叢書）

ISBN 957-09-0348-1（平裝）

857.1

編 例

一、本書選材：在文字方面，以一般中學生所能了解者為標準；在內容方面，以有益身心修養，有裨學術檢討，足資行文之助，趣味雋永而不流於惡俗者為標準。

二、關於材料方面：凡清代以後作家之作品不選；文字過於冗長者不選。

三、凡性質純一，近乎專門研究之著作，如詩詞話，考古錄等不選。遊記雖亦性質純一，以所記風物，足擴見聞，仍入選。

四、怪異之事，太近神話者不選；但與文學上習用之典實有關者，仍入選。

五、本書入選各篇，大多采自原書；其有原書已佚者，則從輯佚本。

六、本書凡選錄著作一百數十種，作家一百數十人，具載目次。

七、關於編製方面：全書共分十類。各類先後，大體按照性質的關連性與重

要性排次。每類之中，按照作者時代排次。在同類中，同一作者之著作不止一種時，則接連排比。

八、凡原書已有標題者，從原書；其原書無標題者，為另撰標題，冠於篇首，以醒眉目。

九、凡原文意義較晦，或別有寄託者，另列『題解』釋明，以期顯豁。

一〇、作者身世及所采原書內容，就可考見者，亦簡單敘述，附於篇後，使讀者可以進讀原書。

一一、為使讀者易解起見，每篇之後附加注釋。其在本文中不關重要且易考知者不注。

一二、『注釋』與『作者及其著作』已見以前各篇者不重出。不知者從闕。

序 言

這是一本筆記的選集，裏面所收集的，都是『瑣談』『隨筆』一類的文章。但若問『什麼是筆記？』卻不易說明。下定義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替這範圍廣泛性質無常的筆記下定義，更是困難。可是，話又要說回來啦。在一本筆記選集中，絕不提起筆記是什麼，似乎有點不大像樣子；而在讀者開始讀這一本集子時，便兜頭澆上一盆冷水，亦未免太煞風景。既然如此，那就讓我努力試試看。

筆記兩字，顧名思義，筆而記之之謂也。著於竹帛謂之文，筆記云云，猶言著於竹帛；則筆記者，文而已矣。——此筆記之最廣義也。準此立論，那麼，諸凡表譜之表系、會計之簿錄、算術之演草、地圖之名字，都是文，亦都是筆記了。但是所謂筆記，決不是如此的，理由很簡單，就是一般所謂筆記，並非指簿錄演草等等之物而言的。

文有成句讀之文，有不成句讀之文。表譜簿錄是不成句讀之文，筆記者，成句讀之文也。准此，則四部所列，可以概稱之曰筆記矣。然而，如此說法，必有人會立刻提起異議的。然則，筆記與非筆記之間，究竟有甚麼區別呢？

大概經世之文，什九是煌煌巨著，崇論宏議，首尾貫串，篇章具備，意味莊重，態度嚴肅；而筆記則異乎是。所謂筆記，多半是隨便談談，隨便說說，信筆所至，寫到那裏是那裏的一種簡雜短文而已。所以筆記的特點，(一)第一在篇幅短。一部筆記，全書或許是卷帙很多，而每篇必簡短異常，少者乃至十數字亦算是一條，這在嚴正的文章中是決計找不到的。所謂『瑣談』『小言』，所謂『叢殘小語』，可以作此解釋。(二)其次，筆記內容的性質不純一，這從一般筆記的書名就可知道。普通筆記的名稱，多用『漫談』、『漫錄』、『雜錄』、『雜說』、『雜記』、『散記』、『瑣記』、『隨記』、『隨筆』、『記』、『筆』、『錄』等字樣。既曰『雜』、曰『瑣』、曰『漫』、曰『隨』，可見並非性質純一的專門著作，而同所謂蒞、老、史、漢以及什麼注疏箋解之類的釋經文章不同了。(三)在結構方面，筆記之文又大多是篇章不具的。筆記非無篇章完整的，但筆記不以篇章完整為主要條件。試思信筆寫去的文章，何暇一一選材、布局、謀篇、琢句？至於十數字一條的筆記，直是

一句短語，更無所謂篇章之法了。這亦是筆記與其他正經文章不同處。(四)一般的正經文章，作者的態度多半是認真的，嚴肅的；筆記卻祇是一種隨便的閒談，態度很隨便，雖非油頭滑腦，但決不板起面孔。所謂漫談之漫，隨筆之隨，正是表示這種態度，前者彷彿是在講臺上訓話，後者彷彿是於私室中間談。在講臺上訓話，雖亦可以有風趣的話，但態度總是正經的；在私室中間談，未嘗無道義之言，但態度總是隨便的。前者是動蕩緊張的，後者是沖淡幽靜的。(五)因此有許多題材在正經文章中不敢寫的，在筆記中卻不妨有。於是狐鬼神仙，俯拾皆是，嬉笑怒罵，搖筆即來。或莊言，或謔語，或寓莊於諧，或亦莊亦諧，或半莊半諧。有實事，有造境。凡軍國之重，蚊蟲之細，大而須彌，小而芥子，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說，無一不談，乃至飲食男女猥褻之事，亦曲曲描寫，不加諱飾，此在正經文章中是決計不會有的。這五點大概就是筆記與非筆記的區別，而筆記之為筆記，亦就可以從這裏看出來了。

筆記既是『叢殘小語』，而『叢殘小語』者，原是小說。所以筆記的性質，實在亦可以說是小說。俞平伯在談中國小說中說：『廣義的小說，乃準原來之義而立。所謂小說，即「小言」「小語」之謂，漢書藝文志以爲「街談巷語之說」，

桓譚以爲「叢殘小語」，皆是確詰。其初原是子史之流裔，魯迅所謂「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謬」。但後來所作漸多，由志怪鬼神而漸及於描寫人情，別起附庸，蔚成大國，遂脫離說理記事之範圍，駸近於今之所謂文藝矣。」這話是指小說講，亦可以說是指筆記講，所以到後來筆記與小說一詞聯成一氣，而成爲筆記小說了。『不過，此所謂小說，是指中國向來那種文言短篇的小說，並非指現在所稱純文藝之一的小說；而筆記是後來那種文言短篇小說的始祖，這已是毫無疑義的一件事。』

在別一方面，筆記有時亦頗與類書相似。有些筆記，逐條加題，而且分類細密，則便有點類書的雛型了，譬如太平廣記、世說新語這一類的筆記，便是如此。

筆記的名稱，如前面所說，大多用『隨筆』『漫錄』一類字樣。其書名的制作，不過就這些字面上，再加上時間或地方或人名等的限制就算數了。大抵這些書不外乎：

- (一) 以作者著作之時間爲名，如冬夜箋記，夜雨秋燈錄；
- (二) 以書中內容之時間爲名，如開天傳信記，開元天寶遺事；

(三)以作者居地爲名，如遂昌雜錄；

(四)以作者居室爲名，如春在堂隨筆，湧幢小品；

(五)以書中內容之地點爲名，如吳地記，南楚新聞；

(六)以作者姓名爲名，如焦氏筆乘；

(七)以書中主人翁爲名，如海嶽志林；

(八)以器物爲名，如觚賸；

(九)以總承前人，即用其著作名稱，加以『增』『續』字樣爲名，如艾子後語，

續齊諧記；

(一〇)以書中內容之性質爲名，如述異記，諧噓錄；

(一一)以謙辭爲名，如吹網錄，蟲鳴漫錄；

(一二)純粹以記見聞爲名，如耳目記，摭言；

因此，除了以性質爲名的一類筆記外，讀者便很難從書名上來推知其書的內容。

筆記的分類，在目錄學方面，歷代志籍大多把它列入小說家。四庫分小說爲三類；西京雜記，世說新語入雜事類；拾遺記等入異聞類；博物志、西陽雜俎等入瑣語類；這些都是筆記。但亦有不入小說家而列入他類的：如隋志小說家祇入

世說新語及殷芸小說；而拾遺記則入史部雜史，西京雜記則入史部舊事，列異傳則入史部雜傳，十洲記則入地理。稗海在明史藝文志列入小說家，而在千頃堂書目則入類書類。

就文體來看，筆記之文雖大體以敘事為主，而說理抒情，寫景狀物，亦間錯雜出。桐城派所謂義理之文、考據之文、詞章之文，在筆記中亦都有的。所以確定筆記之文屬於那一類，是很難說的。姚鼐古文辭類纂序分文體爲十三類，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則分十一類，吳曾祺文體芻言則分十三類二百十三目；雜記一類，爲三書所同。姚序云：『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曾序云：『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芻言云：『雜記者，所以敘見聞所及，或謂之雜記，或謂之雜識，其義一也。凡遺聞軼事，下至一名一物之細，靡所不有。而宮室之修造，山水之遊歷，其篇目爲最多。』若就筆記以敘事爲主言，大概筆記之文，以屬於雜記類的爲多。

就筆記的題材來分類，則世間萬事萬物，幾乎無不可以兼收並蓄。大體說，不外乎（一）身心的修養（如呻吟語），（二）學術的檢討（如日知錄），以及（三）記人

(如海嶽志林，(四)記言(如世說新語)，(五)記事(如開元天寶遺事)，(六)記物(如博物志)，與夫(七)純出想像有意造作的那種近於現代文藝的筆記。

過去所有的筆記，有的不加標題，不分類目，祇是隨筆寫記；有的不但逐條製題，還詳細分類。如今本世說新語分德行等三十六類，太平廣記分神仙、異僧、名賢、貢舉等百類，宋稗類鈔分君範等五十九類，活華錄分慧語、名語等十八類，隨園隨筆分諸經、諸史等二十類；這些分類，亦都以內容為標準，但所用標準並不一定，範圍時有出入。如太平廣記雖分百類，總其大綱，實止道教故事、佛教故事、五行傳說、語林、掌故、雜考、怪異、異聞、傳奇、雜錄等十目。世說之方正實是德行之一，而方正別立一類，是偏不隸全。識鑒、賞譽、品藻性質相似，可概括為品鑑，乃既立識鑒，復別立賞譽品藻，失之苛細。隨園隨筆之不可亦可類中『自稱其字非體，而自稱亦可』條，可以歸入稱謂類；『昏禮不賀而賀亦可』條，可以歸入典禮類；其他各條亦什九可以歸入他類，而隨園各為之別立一類。異數亦是遭際；忠義、貞烈、厚德都是品行之優者；詩話、詞品都屬文苑之事，而宋稗類鈔均為分立。至於各類範圍，廣狹懸殊，並是各書通病：此皆前人分類失當處。此種短處，不但筆記中有，即一般用性質分類

的類書，亦都有此弊病。

筆記的文章有其長處與短處。大概筆記文的長處在文筆簡峭，內容精當；而短處則在考據不當，記載失實。而近於文藝的那種小說筆記，若以現代小說的標準來衡量，更有(一)任意起訖，——隨便寫去，寫到那裏是那裏；(二)直記事實，——不加剪裁；(三)抄襲窠臼，——格局陳陳相因，總是『某生遇仙，後緣盡分散，某生遂入山不知所終』的一套等等弊病。(俞平伯談中國小說)這因為這類筆記，原不過述異聞，炫博學，發議論，示勸懲，並不打算在此表現人生的真相，所以但憑主觀意興或客觀事實以為起訖，有時且旨在摹擬古人，遂不知不覺的落入前人窠臼了。

說到筆記的作法，筆記其實無所謂作法，因為這原是信筆寫去的東西；而且有時篇章亦不完備，更談不到什麼章法了。如其一定要說作法，則一般的文章作法，或記載文作法，亦都可以應用之於筆記。

筆記原是以記為主，述理於心，著言於翰，貴在明決。但使『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便是一篇好筆記。所以記人述事，應該『尋繁領雜，務信棄奇，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至於寫情狀物，應該做到王國維所謂有意境，能自然

的地步，——『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

徐師曾文章辨體云：『西山云：「記以善敘事爲主。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這雖是說的單獨作一篇記，亦可通之於作筆記文。不過敘事之後，一定要『略作議論』，這卻殊可不必。

筆記文於敘事之外，亦有議論，亦有考據。文心云：『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論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源，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所謂『心與理合，辭共心密』，所謂『破理』，是作一切議論文考據文的方法，作筆記當然亦可用。

此外，筆記之中亦有諧謔譏評之文，甚或全書都是如此的，如笑林、艾子雜

說等是。這類文章，或抒怨怒之情，或寓箴戒之意，『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但使趣味不流於惡俗，可以雅俗共賞，而言淺意深，有裨規補，亦就是一篇好的幽默文諷刺文了。

歷代名家 筆記類選

目 次

卷一 人品

匡衡 西京雜記／葛洪／3

石崇王愷 裴子語林／裴啓／6

吳猛 搜神後記／陶潛／8

荀巨伯 世說新語／劉義慶／10

陳仲舉 同上／11

李宜得 朝野僉載／張旒／13

鄭仁凱 同上／14

夏侯處信 同上／16